

戰國策
附重刻札記
二



策 國 戰

記札刻重附

(二)

注 誘 高

戰國策卷第十二

齊五

蘇秦上二字一本無說齊閔王曰

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剗矣。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傳。衛國城割平衛八門土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邇於魏。魏王身被甲底一作砥劍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驚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衛非有一本非下字。強於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有會力下於字。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有一本出下於字。梁門軍舍林中。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溝。隊黃城。故剛平之歿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墜也。棘溝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爲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衆怨。事敗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也。會本無字。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

此六者而求伯則遠矣。臣聞善爲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故約不爲人主怨。伐不爲人挫強。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爲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爲意。而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且夫強大之禍常以王人爲意也。夫夫一無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爲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則事是劉本作以衆強適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伯王不爲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僅靜而寡信。諸侯僅靜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擯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蠹而不服矣。小國道此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伯。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爲天下先。強強字會本無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骨力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有而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義。則亡天下可跼足而須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

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彊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齊燕戰於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故明主察相。誠欲以伯王也。劉本作去字也爲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爲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集本作折轅曾本作析骸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君之道也。中人禱祝。君醫釀。通都小縣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止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尸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完者內酺而華樂。故其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鏃。弦絕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大半。甲兵之具。官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襜。蔽舉衝櫓。家難總身窟穴。中罷於刀金。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期數而能拔城者爲亟耳。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兼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患也。一作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

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敵萬乘之國。二再戰北。

一作勝。

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遂亡。君臣三本同於

齊者。何也。不審於戰攻之患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而

守不可拔。天下稱爲善。一國得而保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

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鵠的一作杓。非咎一作咎。劉

喜一作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善。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

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

多與天下爲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則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

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

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口遠。而爲利長者。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

者。雖有百萬之軍。比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

衽一無衽字。席之一無上字。故鍾鼓竽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之諸侯。可同日而致

也。故名配天地。不爲尊。利制海內。不爲厚。故夫善爲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佚。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

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佚一無佚字。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一本以爲而。拒之。患至

則趨一作趨。而移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矣。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其

強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內。盡櫟中爲戰具。竟爲守備。爲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衆。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旂。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跳行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曰。一字無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以已。一作禽於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比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城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戰國策卷第十三

齊六

齊負郭之民有狐狐咥者。續云：古今人表狐爰，師古曰：齊人見戰國策。正議閔王，斷之檀衢，百姓不附。齊孫室子陳舉直言殺之東閭，宗族離心。司馬穰苴爲政者也。續云：子由古史以此爲閔王時事，刪史記穰苴傳通鑑全引此段，不入穰苴事。殺之大臣不親，以故燕舉兵使昌國君將而擊之。齊使向子將而應之。齊軍破，向子以與一乘亡。達子收餘卒，復振與燕戰，求所以償者。閔王不肯與，軍破走。王奔莒。淖齒數之曰：夫千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雨血沾衣。王知之乎？王曰：不知。嬴博之間，地坼至泉。王知之乎？王曰：不知。人有當闕而哭者，求之則不得，去之則聞其聲。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淖齒曰：天雨血沾衣者，天以告也。地坼至泉者，地以告也。人有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天地人皆以告矣，而王不知戒焉，何得無誅乎？於是殺閔王於鼓里。太子乃解衣免服，逃太史之家，爲漑園。君王后太史氏女，知其貴人，善事之。田單以卽墨之城破亡餘卒，破燕兵，紿騎劫，遂以復齊。遽迎太子於莒，立之以爲王。襄王卽位。一作立。君王后以爲后，生齊王建。王孫賈年十五，事閔王。王出走，失王之處。其母曰：女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女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女尙何歸？

王孫賈乃反字一本添入市中曰。淖齒亂齊國。殺閔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刺而殺之。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卽墨不下。齊田單以卽墨破燕。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譏之。三同集無此十一字

史記有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書約之矢以射城中。

遺燕將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弇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亡。一作忽。

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知也。故知者不再。

計。勇士不怯死。錢劉勇士不再劫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

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

面。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一本添齊字弃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爲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

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募年之弊。卽臣見公之不能待。錢劉一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

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栗腹以百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戮。公聞之乎。

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弊馮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弊聊之民。距全齊之兵。募年不解。是。

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以見於天下矣。故爲公計者。不如罷兵休。

士。金車甲。歸報燕王。燕王三本同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

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功名可立也。意者曾無意者。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

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續延篤注戰國策云陶陶朱公也衛衛公子荆也。世世稱孤寡。錢作寡人與齊久存。

劉作左齊據右。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傲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

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鉤。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

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慙恥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爲辱人賤行矣。然而管子并三

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爲伍伯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爲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

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爲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

廢名滅。後世無稱。非知也。故去三北之恥。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曾無此三字以爲遭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

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續別本有

諸侯二字。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爲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知也。

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恥。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敵也。公其圖

之。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到讀而去。故解齊國之圍。救百姓之死。仲連之說也。

燕攻齊。齊破。閔王奔莒。淖齒殺閔王。田單守卽墨之城。破燕兵。復齊墟。襄王爲太子。徵齊以破燕。田單之

立。疑齊國之衆。皆以田單爲自立也。襄王立。田單相之。過菑水。有老人涉菑水。曾一作而寒。出不能行。坐於

沙中田單見其寒欲使後車分有之

一本下

衣無可以分者單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

我國乎不早圖恐後之左右顧無人巖下

續別本巖字作聲句絕通鑑作巖下有貫珠者

續元和姓纂引戰國策齊有貫珠則貫姓殊名非貫珠者襄王

呼而問之曰女聞吾言乎對曰聞之王曰女以爲何若對曰王不如因以爲己善王何曰

劉曰奈

嘉單之善下

令曰寡人憂民之飢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

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善單之善亦王之善已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嘉其行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

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於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飢寒者收穀之乃使人聽於閭里聞丈夫

之相與語舉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澤也貂勃常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安平君聞之故爲酒而

召貂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故常見舉

曾一作惡

於朝貂勃曰跖之狗吠堯非貴跖而賤堯也狗固吠非其

主也且今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使公孫子與徐子鬥徐子之狗猶時攫公孫子之腓

錢劉一作髀

而

噬之也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爲賢者狗豈特攫其腓

錢劉一作髀

而噬之耳哉安平君曰敬聞命明日任之於

王王有所幸臣九人之屬欲傷安平君相與語於王曰燕之伐齊之時楚王使將軍將萬人而佐齊今國

已定而社稷已安矣何不使使者謝於楚王王曰左右孰可九人之屬曰貂勃可貂勃使楚楚王受而觴

之數日不反九人之屬相與語於王曰夫一人

一本下

有之字身而牽留萬乘者豈不以據勢也哉且安平君之

與王也君臣無禮而上下無別且其志欲爲不善內牧百姓循撫其心振窮補不足布德於民外懷戎翟

天下之賢士陰結諸侯之雄俊豪英其志欲有爲也。願王之察之。異日而王曰召相單來。田單免冠徒跣肉袒而進退而請死罪。五日而王曰子無罪於寡人。子爲子之臣禮。吾爲吾之王禮而已矣。貂勃從楚來。王賜諸前酒酣。王曰召相田單而來。貂勃避席稽首曰王惡得此亡國之言乎。王上者孰與周文王。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下者孰與齊桓公。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然則周文王得呂尙以爲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且自天地之闢民人之治。曾作始字爲人臣之功者誰有厚於安平君者哉。而王曰單惡得此亡國之言乎。且王不能守先王之社稷。燕人興師而襲齊墟。王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安平君以惴惴之卽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敝卒七千。禽其司馬。而反千里之齊。安平君之功也。當是時也。闔城陽而王城陽。天下莫之能止。然而計之於道歸之於義以爲不可。故爲棧道木閣而迎王。與后於城陽山中。王乃得反。子臨百姓。今國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且嬰兒之計不爲此。王不亟殺此九子者以謝安平君。不然國危矣。王乃殺九子而逐其家。益封安平君以夜邑萬戶。夜一作劇

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子。仲子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齊嬰兒謠曰大冠若箕。脩劍挂頤。攻狄不能續云能音泥下。壘枯丘。續云丘音谿音晁改作壘於梧丘說苑同田單乃懼。問魯仲子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

聞其說。魯仲子曰。將軍之在即墨。坐而織黃。立則丈插。爲士卒倡曰。可往矣。宗廟亡矣。云曰。去日一作尙矣。歸於何黨矣。續別本無可往矣。宗廟亡矣。今日尙矣。歸何黨矣。叶音往尙。皆有平聲。黨亦當平讀。說苑宗廟亡矣。魂魄喪矣。歸何黨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

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說苑作掖邑。之奉。西有菑上

之虞。黃金橫帶。而馳乎說苑作馳聘。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者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

矣。明日。乃厲氣循脩。一作城。立於矢石之所。乃劉本作及。援枹鼓之。狄人乃下。

濮上之事。贅子死。章子走盼子。謂齊王曰。不如易餘糧於宋。宋王必說。梁氏不敢過宋伐齊。齊固弱。是以

餘糧收宋也。齊國復強。雖復責之。宋劉添不字。可不償。因以爲辭而攻之。亦可。齊閔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姓

名爲莒大史家庸夫。太史敦微。女劉作奇。法章之狀貌。以爲非常人。憐而常竊衣食之。曾添與之字。私焉。莒中及

齊亡。臣相聚。求閔王子欲立之。法章乃自言於莒。共立法章爲襄王。襄王立。以太史氏女爲王后。生子建

太史敦曰。女無謀媒。一作嫁者。非吾種也。汙吾世矣。終身不覩。君王后劉下更有君三字。賢。不以不覩之故。失

人子之禮也。襄王卒。子建立爲齊王。君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以故建立四十有餘年。不受兵。秦始皇嘗

使使者遺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知。而別本作能。解此環不。君王后以示羣臣。羣臣不知解。君王后引椎椎破

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及君王后病且卒。誠建曰。羣臣之可用者某。建曰。請書之。君王后曰。善。取筆牘受

言。君王后曰。老婦已亡矣。君王后死後。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玉。使賓客入秦。皆爲變辭。勸王朝秦。不脩

攻戰之備。

齊王建入朝於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爲立王者？爲社稷耶？爲王立王耶？」王曰：「爲社稷。」司馬曰：「爲社稷立王，

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卽墨大夫與一作聞。雍門司馬諫而聽之，則以爲可以一作爲謀。卽

入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百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鄆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

萬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卽臨晉之關，可以入矣。鄆郢大夫不欲爲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

百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卽武關，可以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夫舍南面之稱制，乃西面而事秦，

爲大王不取也。齊王不聽。秦使陳馳誘齊王內之，約與五百里之地。齊王不聽。卽墨大夫而聽陳馳，遂入

秦，處之共松柏之間，餓而死。先是齊爲之歌曰：「松邪柏邪，住建共者客耶？」續史記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

說王狂言，遂致失策，令建遷共，地里志：河內有共縣，柏（古音通）齊以淖君之亂，讎字。秦其後秦欲取

莫切）客（古音恪，古音亦叶）一史記歌云：疾建用客之不詳也。齊故使蘇涓之楚，令三本同任固之齊。齊明謂楚王曰：「秦王欲楚，不若其欲齊之甚也。其使涓來，以示齊

之有楚，以資固於齊。」齊見有一作楚，必受固，是王之聽涓也。適爲固驅，以合齊秦也。齊秦合，非楚之利也。且

夫涓來之辭，必非固之所以之齊之辭也。王不如令人以涓來之辭，謾固於齊。齊秦必不合。齊秦不合，則

王重矣。王欲收齊以攻秦，漢中可得也。王卽欲以秦攻齊，淮泗之間亦可得也。

戰國策卷第十四

楚一

齊楚構難。宋請中立。齊急宋。宋許之。子象爲楚謂宋王。劉作楚王。楚以緩失宋。將法齊之急也。齊以急得宋。後將常急矣。是從齊而攻楚。未必利也。齊戰勝。楚勢必危。宋不勝。是以弱宋干強楚也。而令兩萬乘之國。常以急求所欲。國必危矣。

五國約。

劉作秦。

目伐齊。昭陽謂楚王曰。五國目破齊。秦必南圖楚。王曰。然則奈何。對曰。韓氏輔國。錢集轉國也。好

利而惡難。好利可營也。惡難可懼也。我厚賂之。目利。其心必營我。悉兵目臨之。其心必懼我。彼懼吾兵而營我利。五國之事。必可敗也。約絕之後。雖勿與地可。楚王曰。善。乃命大公事之韓。見公仲曰。夫牛闌之事。馬陵之難。親王之所見也。王苟無目。五國用兵。請効列城五。請悉楚國之衆也。目廩於齊。齊之反趙魏之後。而楚果弗與地。則五國之事困也。

荊荊字。

劉一無。

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羣臣莫對。江一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

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目我爲不信。吾爲子先行。子隨我。